



新筭決科古今源流至論卷之十

後集

勸農

嘗觀諸史而知周人重農之意厚矣詩曰曾孫來止以見君之尊嚴出入田畝而不為屈也又曰嘗其旨否以見田畯之官相忘豆觴而不為耻也夫櫛風沐雨莫勞乎農沾體塗足莫賤乎農周之君臣從事於撥禱之間交孚於閭里之所則當時為農者安得不相勸勉哉然周人之意不止此也天子所命者農命官所先者農朝廷所加惠者農官府所分作者農下至州鄉閭巷婦人女子賤隸小夫歌詠讚頌亦無一不在農者噫盛矣夫自民不里居農非前世之農勸相

周重農而勸農知

漢則多方勸

之方視為末務去而為游手棄而為末作散而為諸侯之食客聚而為山澤之盜賊漢復古意多方勸率

免其租以優之田紀賜民之半設其科以貴之初呂后元年

力田二千民未知種麥則勸之種麥仲舒說上曰今

關中民益種宿麥民未知養苗則教之養苗志以

趙過為搜粟都尉遺令長三老力田及春事欲作則

鑄以耕種之器終軍傳徐偃曰偃矯制教種田務正

殷則不行發卒之令發巴蜀卒相如為檄曉諭百姓

姓已親至其法之最良者則自天子而下無不以農

為務躬耕籍田率勸民耕天子勸農也征和四年上

昭帝始元六年分府計吏告郡勸農宰相勸農也後

漢置官莫非勸農

官志注漢舊儀曰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為大司徒郡國守長吏上計事畢遣歸告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司農諸丞部州分勸部一州勸農桑事三人少府

水衡各置農官則九卿勸農也前百官志水衡刺史

行部必問墾田何武傳武為刺史行部必博士巡行

舉奏野荒則監司勸農也武紀元符六年分遣博士

苛者渤海太守勸越田龔遂傳遂為渤海太守勸

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春夏不得南陽太守出入

阡陌則州郡勸農也召信臣為南陽太守勸農

相之意亦至矣愚之所不滿者漢當去古未遠之日

不能正其經界均其田里或為外戚之所占孫寶傳

暢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畧皆開發上書愿以入縣官有詔

借漢不能正經界

農勸

郡平田予直有價萬萬以上實聞之遣丞或為豪民
 相史按驗發其奸効奏立尚尚下獄死
 之所侵陵食貨志豪民侵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
 者有由也噫自漢以後世道愈趨經界之制固若難
 行而勸勉之令獨不講乎五代以來民無常業萬目
 睽睽其不聊生甚乎田稅三斗錢氏弊政而兩浙之
 農病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贊均
 方贊以為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
 皆當循為國之法上從之至今畝稅一斗惟江南福
 建猶循舊額當牛輸稅米馬氏橫斂而湖湘之農病
 時無人論列牛輸稅米馬氏橫斂而湖湘之農病
 咸平三年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斂營田戶給田
 牛輸稅米四斛牛死尤輸謂之枯骨允則除之田
 器有稅五代相承而河北之農病田器呂文靖嘆曰
 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因表除之夫田也牛也耕器
 朝廷推其法他路自是農器無征

上而天子勸農

也蓋農民所恃以為生養之地暴征虐斂一至於此
 尚何望其無情農哉天生聖人為天下主以務農立
 國以足食為政凡一毫有便於農者極力行之因王
 方贊之請而減田賦因李允則之請而去牛租因呂
 夷簡之請而不稅農器並見上夫惟優農之仁既行
 則勸農之政得施矣上而天子之勸相則田中刈麥
 法駕親視政要增釋開寶六年駕出觀民刈麥刈禾
 令民民間機杼清問勤渠同上天聖二年觀刈麥聞
 貧婦因曰其勤如此賜田婦以坐席勤者知勸太宗
 尚不免貧賜茶錄如此賜田婦以坐席勤者知勸太宗
 明池召田婦數十人賜耕者以茶綵惰者知愧政
 席使坐問以民疾苦賜耕者以茶綵惰者知愧政
 增釋仁宗駐駕觀下而官吏之勸相則長吏勸墾田
 道左耕者賜茶綠

實勸農

數悉書印紙見於至道之詔至道元年詔募民請佃州縣勸民墾田之數悉知通漕臺勸農並令入衙見書於印紙以候施賞

於景德之命景德六年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無勸農事諸路運使勸農副使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入衙自此始

置司歲終賞罰見於皇祐之令皇祐元年右司諫錢

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拜敕結銜王在督課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宜置勸農司設法勸

課俟歲終農隙運不特此耳念農之歌置之坐側真司考較賞罰從之

製貴廩食吟珍農民吟耕田之繪置之左右是無往念農歌皆置之座右

而不在農也紹興十一年上曰朕聞民間乏牛皆以置之左右庶不難民食野豆天語惻然

志稼穡之艱難民食野豆天語惻然

雖登野豆尚民食麻滓帝心恧然是無念而不在農有食野豆者

也咸平四年上詔輔臣以諸州物價曉示之此周官又出麻滓蓬實曰民已食此可速賑濟

分井之意豳詩七月之情温乎可想也今之為官吏者果無負九重念農之仁乎聞有帶勸農之銜矣木

鐸方聞東郊有作不過設供帳以為園林游樂之舉聞有示勸農之文矣老氓玩視胥吏循常不過掛墻

壁以為里巷無用之物是豈有真情實意哉嗚呼吾農願無催稅打門之聲不願有斟酒彘肩之賜願無

黃放白催之文不願有連篇累牘之語朝廷以此責州縣州縣以此寬吾民則不至為具文爾若夫復成

周耕鑿之農無漢人兼并之害則今日經界不可不講也

講也

戶口
感義
係手
君

愚嘗歷觀古今民數登耗之由矣自其有兵革之禍也彫耗於戰鬪之場枕藉於干戈之役而民始不堪其命自其有刑役之害也根連株繫於羅織之獄勞筋苦骨於營繕之工而民始不聊其生自其失農桑之業也亡而為盜賊去而為浮屠而民始不安其居噫可歎也夫世道之盛衰係於夫家之衆寡夫家之衆寡係於君政之善否此任生靈之寄者可不謹歟夫自春秋戰國而至漢版籍莫盛於漢之元始戶凡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漢志元始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自三國六朝而至唐版籍莫盛萬四千九百七十九

於唐之開元戶凡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隋通鑑

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六此隋

口極盛也唐元宗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

千三百九十九此唐之極盛也吁有由矣蓋漢承累代戰

爭之餘加以劉項相持盜賊蜂起轉輸征伐曾無寧

歲觀曲逆一縣秦尚三萬戶間者兵起僅至五千其

耗可知也陳平傳高祖南過曲逆頌問御史曲逆戶

起多士匿戶今於是高帝講和親而民始息肩文帝勸

農桑而民始安業本紀然而猶未也至宣帝懲海內

減半之後極力撫摩膠東相勞來流民而賜爵膠東

成勞來流民自占八十南陽守戶口增倍而賜金信

臣為南陽太守戶口所以元始戶籍之登者此也唐

承南北紛亂之餘加以隋人不綱莽為盜區內劉外

夷十耗八九觀隋大業尚有八百萬餘戶至唐初僅

有三百萬其耗可知也唐食貨志唐正觀初戶不及

見於是太宗恤刑而死罪絕少同上是歲天下斷死

平高宗承平而天下又安同上高宗承安然而猶未也

元宗懲後費並起之後厲精為治蠲徭給符而免苦

後之勞李義甫許敬宗用事後費並起初以武氏之

令州縣上戶口之髮僧為農而無游手之病開元初

至萬二千人所以開元戶籍之登者此也嗟夫受民

數者必拜見負版者必式古人重民之意拳拳不能

自已也如此然則牧民者可不加意乎五代紛紛生

齒凋弊天生聖人為民父母方建隆之元年也版籍

來上嚴定陞降長編建隆元年有司請據諸道所具

為望三千戶以上為緊二千戶以上為上為四千戶以上

為中不滿千戶為下仍請三年課責戶籍別定陞降

從至明年也戶口增耗申嚴殿最長編建隆二年先

撫摩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每上分加一分刺

史縣令各進考一等若撫摩華方戶口減耗各準增

戶法亦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例不進考至是

有司上言自今請以減損戶口一分科納餘欠三分

二則曰嚴戶口之殿最者深知本固邦寧之意歟列

聖相承天涵地育故梅詢之告仁宗曰二聖相承休

養百姓今之戶數至倍於前長編實元二年上謂侍

本朝以戶為意

梅詢對曰自五代之季生齒凋耗太祖受命而太宗

真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增於

前矣詔三司及編脩院檢閱

王安石之告神宗曰戶口之盛無如

今日本朝百年不見兵革長編熙寧六年上論戶口之盛

無如今日本朝太平百年生民未嘗見兵革上曰累

聖以咸以愛民為心既未有征役又無別館離宮

營繕之事生齒是知我朝無兵革之禍無刑役之苦

蕃庶蓋不足怪無農桑之棄則生太平之世為太平之民無怪乎不

蕃息也是故以太宗視太祖加百餘萬以真宗視太

宗加五百萬長編寶元二年編修院上歷代戶口數

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真宗朝八

百六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七寶元元年一千一十

二萬四千九百一十祥符而視景德已增百餘萬太中祥符

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又景德四年權三司使丁謂言景

德三年新收戶三十三萬二千九百九十八流移者

四萬一千五百五十總舊管七百四十一萬七千五百七

十一年計增五十五萬三千四百一十五戶二萬萬二千

六百一自寶元而視祥符已增三百餘萬寶元二年

下主戶六百四十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口千四百三十

九萬九千六百五十九客戶三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九

六千四百二十九萬其在治平視國初凡十有五倍治平

五千四百二十九萬其在治平視國初凡十有五倍治平

主戶九百七十九萬九千三百四十七其在元豐視

客戶四百三十八萬二千一百三十九其在元豐視

國初凡十有八倍元豐六年主戶千一百三十七萬

蓋戶之朝

三萬二千九百五十九至于紹興蓋二十倍有奇紹興四年主

百三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一客戶六十九萬九千九百九

萬八千七百六十九客戶六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

百二十六萬六千九百二十九噫至此始見深仁厚澤

之功嘗謂自古規恢大業維持國本未有不加涵養

於數年之前越報夫差十年生聚越王困於會稽而

令產一子者賜酒肉產二子者與保主澹平吳亦用

姬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平吳國

聖教訓

此術晉王濬傳况襁負子來雲集鱗附宜亟為生聚
教訓之計今日中興欲侔周德當觀諸鴻鴈之詩

民心

論歷代所脩

民心國之命脉也國家之安危係焉嗟夫人心有神
非可文欺真德實義可以係其心而非虛辭矯情所
能誘深仁厚澤可以感其心而非小術淺惠所能留
此有天下者所深畏也夫自周迄于五代上下二千
年間釐為十有六代惟周餘八百年漢四百年唐亦
垂三百年其餘十有三代乃不能五百載是何脩短
如是之相絕耶豈非周人本於仁義漢唐近於仁義
而餘亦不足論歟昔者周之興也散財發粟懷民以

漢唐結民心

仁也下車釋囚感民以義也分田為井教民以相生
養也拯救於文武涵養於成康勞來安集於宣王之
世其愛戴當如何耶黍離之歌涕泗欷歔託葵丘之
會感激奮發齊威公噫此猶可也末年威王以盟向
于鄭而盟向之民不肯事鄭襄王以陽樊于晉而陽
樊之民不肯事晉左傳豈有求而應有利而為也哉
聖人有至公之施而自得至公之報其民亦不自知
其何以使之然無他此皆本於仁義之功也漢高祖
之得天下人皆曰法令章程也君子曰仁義公怒也
唐太宗之維天下人皆曰制度憑藉也君子曰仁義
既效也雖遭於武宣兵刑之禍而終不忘高文寬仁

之恩雖罹於肅代干戈之慘而終不棄太宗愛民之心是故呂氏之禍七國之亂漢幾亡矣而左袒為劉周勃傳周亞夫傳堅壁從漢周亞夫傳凜然有不敢犯之色新

莽之篡三國之爭漢幾去矣而三輔流涕光武紀荆

楚雲從三國志蜀先主自蜀猶起人悠長之思漢

何以得此哉漁陽之叛藩鎮之強非小變也而河朔

死義顏真卿顏杲卿傳山東感泣天下復為唐陸贄

傳奉天之幸關陝之狩非細故也而我狄送款京輔

掃清天下復為唐郭子儀李光弼傳唐何以得此哉

無他此皆近於仁義之效也嗚呼天下之生久矣然

治安之日少亂亡之日多可嘆也戰國以兵革禍天

下秦以刑威戕天下至漢而有所依曹魏以篡奪取

天下南北以戎狄亂天下至唐而有所歸噫孰知唐

亡之後其禍尤慘歟五代紛紛干戈亂離民生斯時

如刈草管向使天不興聖明之世則吾民其將疇依

然我國家強不如秦富不如隋機變不如齊楚

事力不如漢唐所恃以為千萬世無窮之基者惟

結人心而已立極以來掃除苛撓革命之日市不易

肆獨弄弄身之專殺終身惡之而不用康節先生謂國

朝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

無心腹患又三彥昇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削平僭偽不戮一人獨王全斌

之平蜀暴掠十年廢之而不錄曹武惠初與王金斌同

我朝以仁義

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復天下

無心腹患又三彥昇無罪四百年方四葉五百年削平僭偽不戮一人獨王全斌

之平蜀暴掠十年廢之而不錄曹武惠初與王金斌同

武惠諫不听及歸上太原違命勦而絕之可也不殺

惡其暴不錄用之開寶二年王師伐河東至上黨佛

為誓天地實臨之寺上焚香自誓曰吾取太原終不

殺一江南奏捷喜而受之可也而垂泣一意鬼神實

聞之江南平捷至太祖覽奏泣下曰攻此一念也雖

堯舜不戰之兵湯武仁義之師殆不是過噫此未見

其至者前代降王皆以逐鹿而不免爭肉之誅前代

將帥皆以免死而不免狗烹之患前代三恪之子孫

屠滅芟夷畧無遺種而我祖宗天地之恩咸使覆育

夫豈厚施而求報哉蓋謂吾之立國自當如此而非

以為仁也夫惟吾祖宗之專務愛民也是故養兵雖

驕而終不忍以兵煩吾民理財雖乏而終不忍以苛

取困吾民寧建都於四平無險之地而終不忍疲苦

民轉餉之力寧捐金繒以已於慢侮之夷狄而終

不忍苦吾民干戈之禍臣下不忍於負吾國將帥忍於

負吾法而終不忍如前代之誅戮也嗚呼為吾宋之

民者將何以報之哉霜降也小涸涯涘乃見故君子每

於靖康之際觀之為臣者皆受誅夷之慘而不負扞

守之節為民者甘從刀踞之死而不汙腥膻之俗嘗

觀建炎之詔曰河北億萬之眾無一人忍負國者以

此而論則我朝之社稷雖傳於萬世猶未足以報吾

祖宗之萬一也今之民心何如哉兩淮之民罷於轉

徙困於饋餉以遺黎之來心義之附已安者難恃方

祖宗多恤民

今日之民所當恤

來者難保是兩淮之民所當恤也襄漢之間虜兵踐蹂氣象蕭條戕於兵革死於盜賊呻吟者未起塗炭者未蘇是襄漢之民所當恤也西蜀之地去天一方卑郊失守忠義反戈犬羊之侵掠方興鴻鴈之離散未集是西蜀之民所當恤也內地之民樂歲之禾場方築而富室并之凶年之四壁赤立而重斂困之凜凜乎朝夕之不相保是內郡之民所當恤也京畿之民一室湫隘而居之者數家一夫經營而仰食者數口皇皇乎一飽之未期是京畿之民所當恤也矧邊郵騷繹匪日常程疆場多憂已勞遠筭則夫謀所以壯吾命脉者可不加意哉

常平義倉

古今救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趣辦移民移粟最下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挾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為迂求三年之艾以攻其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則苟簡應變倉卒就食君子以為踈遠則行濟用之策而為經久之圖者其惟常平義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

李悝
由

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

漢食貨志

李悝謂魏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二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

我朝創掌法

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歛而糶之故
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糶之故
雖遭飢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
也行之魏國以富強又同上宣帝即位歲數豐
糠谷至石五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行漕
事果便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谷賤時增其價而糶
以利農谷貴時減其價而糶厥後罷於元帝同元
名曰常平倉民大皆便之
儒多言臨錢及比假田官常平倉可罷上從其議復
於顯宗復常平倉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
化之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淳化二年京師大穰
場增價以糶名曰常平以常參景德之三年諸路置
官領之歲飢即減價糶與貧民景德之三年諸路置
倉有所積也景德三年始置常平倉每州擇清幹官
然增價以糶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命司農隨時遣
用未有定職至熙寧以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馬司

漢書卷之

光言熙寧初執政以常平法不善將糶夫祖宗之始
本作青苗錢出息二分置提舉官督之
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為糶本仁宗嘉祐七年給
助糶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見上粒米狼戾之時民
艱於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憂之日民乏於食
官則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糶本而為青苗之錢鬻廣
倉以求二分之息見上伐桑易錘官督厚矣如民貧
何鬻田輸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
政壞矣見上豐歲則農夫糶谷十不得四五之價義
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
此其始也隋食貨志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諸州百
隨其所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共立義倉收獲之日
或不熟當社有飢饉者即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諸

原籍...

義倉

義倉

時委積又唐食貨志太宗時戴胄建議自王厥後
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以給民厥後
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定制置義倉及

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後稍假義倉以
給他廢至神龍畧盡元宗即位復之
至于我朝乾

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復以

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

官之法始定焉乾德元年令州縣置義倉所收二稅

朝廷置義倉以恤百姓訪聞重疊供給復成勞擾俾

甲頭所斂至輕所濟至博唐齊同三州守臣王廣淵

趙論其法安石意主青苗故言而罷元豐復詔行義

倉蔡承禧言二石輸一斗所取至輕乃令畿甸皆立

倉京東西如畿邑法仍所就縣倉輸自是義倉又縣

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

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

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

縣倉轉而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費官知其

歛未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

矣自義倉不留諸倉而知縣倉悉為官吏移用始也

資郡倉轉充軍食或中興以來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

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炎二年言者請復常平倉

他司兼領宜復置常平倉然慮襲前弊又至害民令

亦可舉行惟青苗市易可罷請選實歷州縣通世務者

為提舉從之紹興八年李光請罷常平主管官上曰

常平本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廢之建民騷繹

原義論後下

置倉長灘已有社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弊

吳紹

二十年建州甌寧縣有洞曰回源與建陽接壤乃范汝為竊發之地去歲凶民社八乘時肅聚張大一李

大二復於洞中作過進士魏挾之謂民之易動緣於

復而取遂置倉於邑之長灘鋪民得以濟不今日常

復思亂人謂挾之所為乃社倉之遺意也

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不惟州縣有侵借

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

落少民瘞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旦藜藿

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餓之孳

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

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官自出之

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

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

星火指為常賦籬頭斛面重歛取贏噫可嘆也愚謂

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

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

歲不為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寧願

為不取蠶絲之尹鐸母願為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

為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飢之韓昭則裕

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

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之

抑貢獻

愚嘗讀禹貢一書而有疑焉夫西旅底貢召公有戒

今日倉病民

蓋人主不可有一毫玩好之私今楊之貢金雍之琳

琅不幾如漢人耐金之誅乎武帝八月八月獻耐宗廟時使

諸侯各獻金荆之大龜梁之熊皮不幾如漢人天馬

之求乎武帝遣使往大宛青之海錯楊之橘柚不幾

如唐人貢荔枝之病乎唐明皇楊貴妃好荔枝令蜀郡

誰人知是荔枝來曰古者以貢為賦正什一便民之法後世

常賦之外復求方物此所以為困民之弊政歟且禹

貢之異州獨不言貢篚者蓋畿甸之內既衆且大賦

其總桎桔粟米也是食為土貢之用也兗州之貢蚕

絲豫州之貢絺紵其地則密邇於畿甸焉是衣服亦

為土貢之用也自服食之外則器用次之器用之外

寶玉玩好又次之故晉金琳琅大龜熊皮海錯橘柚

之屬皆為土貢之物也甘償田賦之輕也聖人初何

心過求哉不然賦出於土貢以其土所宜而禹書總

謂之貢孟子所謂夏后以五十而貢亦以田賦為貢

何耶及周之衰荆揚貢土之地已陷吳楚金不入貢

而天王求之於魯蓋以魯通於吳豈不失聖人禹貢

貢篚之本若荆貢菁茅時屬於楚王祭不供無以縮

酒管夷吾佐威公以伐之可謂知先王制貢之意然

則禹之所謂貢即後世之所謂賦初何害於貢篚歟

厥後常賦不足誅求無厭目夫有耐金之誅也色惡

者罰少斤兩者罰列侯廢無郡國蕭條而民始匱矣

古者無心於上貢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侯表朝節侯因城五鳳四年坐酎金四兩免又如

淳注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

帝臨酎酎金少不如色惡王削縣侯免國

紀注並武自夫有天馬之求也出兵於大宛之庭勞民

於西域之國干戈連年人不聊生而民始病矣見上

自夫有荔枝之貢也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兵火催督

道連枕藉而民始疲矣揚妃好荔枝五里一堠十里

其他貢取百端勞擾萬狀其視聖人制貢之法同乎

否乎噫可歎也漢唐弊政談者厭之姑舍是而以我

朝論拜觀乾德之罷羨餘之詔曰倘規羨餘必務培

克是詔也天地鬼神實聞之人祖乾德詔曰出納之

害是詔也千萬世猶將賴之長編神宗即位出諸州

下奉一人此臣民職分之常我祖宗一則曰罷之

二則曰罷之誠以小人乘人君耳目之欲以市恩竭

吾民膏血之利以求利恐恐然有所不敢祖宗之心

其帝王之道歟天地之德歟且朝獻有費高紀十一

曰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為道而諸侯王尤多民

疾之今諸侯王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日數率人

歲六十三錢月進有錢賦之外進奉不屬意聚斂常

使察使李燕有進江南漢唐故例爾我朝場院以餘粟

上考有責通鑑長編光化軍旅金上言三司令諸

者私減軍食何以致之宜進寢其事轉運以聚斂為

祖宗不誅

羨餘必深熙寧之罷貢物之詔曰所貢飲食闕之無

入貢雜云古禮考之禹制未有若茲之繁也夫以天

又所貢物多飲食之類闕之亦無甚害也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貢物名件手詔曰四方

羨者有罰仁宗實訓天聖三年湖廣轉運使王逵多為羨上曰使人無效百姓何以生乎倉官以羨餘獻

者有戒實訓真宗咸平元年詔監倉官不得以羨餘為實訓上曰倉庫多收出羨以為勞績若非受易曰損上益下其利無疆我祖宗

有之淡菜有貢唐孔戣以明州歲貢淡菜蚌蛤後四十三萬人瓜菓有獻德

而不入真宗諸州歲貢新茶廣南菓實寧却而不受

嘉其意授以官帝漢唐常事爾我朝諸州新茶寧斥

南歲貢仁宗罷廣閩中新荔寧罷而不納聖政高宗紹

十二月辛巳進呈御筆批下安豐軍進鮮白魚不

飲食惡衣服我祖宗歲貢之物朕恐勞百姓所以頒降指揮語曰菲

復有詩白狼有歌漢亦為美談爾我

朝貢馬犀者還之實訓真宗時交州進馴犀上曰

獻白馬者却之實訓真宗時交州進馴犀上曰

崙奴者返之同上蒲相國遣使獻崙崙奴上曰書曰

不貴異物賤用物我祖宗有之噫無用之物棄之

可也而有有用者亦棄之足用之秋罷之可也而特雖

乏用亦罷之且南郊之裡兵給官賜所費不貲此正

聚斂不暇也漕臺貢助郊費且責以為貪政長編仁

鎮言國家自陝西用兵以來賦役繁費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此貪政也渡江之

始兵連勢蹙所蓄未豐此正誅求不恤也守臣羨錢

入貢且罰以為斂民高宗紹興三年二月戊子殿中侍御史江濟劄子奏前知明州

禮記卷之七 廟

吳越輒有所效踰五百緡恐朝廷受之無名倘或小人觀望爭相效尤以為已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臣欲望斥還感所獻錢仍加黜嗟夫至此而後見聖人罷少寬民力後吳越降兩官

盛心歟萬國貢珍孟堅作賦東都賦寸天入貢杜陵

賦詩本詩集使知東坡之詠貢荔罪林甫而酌伯游

豈不愧死乎坡詩謂貢荔枝曰至今欲食林甫肉不識何人酌伯游

廟祀

執經如讎議禮如訟諸儒宗廟之議何其紛紛也論

立廟之制者或曰天子七廟太祖不毀則不在七廟

之數王肅曰尊者尊統於上故天子七廟世有或曰殊功異德惟太祖不毀不在七廟之數

夏之廟五商之廟六惟周有七廟之制鄭康成夏五廟商六廟周

此諸儒之說不一也然書曰禋于六宗禮曰旅酬

六尸一尸發爵六尸旅之則七廟自虞舜已言之伊

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在商時已備之蓋

太祖有大功於天下雖百世而不改其餘則父為昭

子為穆三昭三穆以世數次比及親而遷焉此七廟

誠不易之論而曰五廟六廟者非也至漢初三廟隋

文四廟唐自開元以後至為九室十一室其有疾於

古制也多矣國朝張昭奏曰周立十廟清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也漢初二廟悉不如禮魏

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虞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言因陋立四

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又廟志開元以論祭祀後常為九室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

之禮者或曰日祭月祀時享左傳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

時享歲貢貢日祭月祀或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祀於廟時享

於二祧韋元成云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祀此諸儒之

說互言也然大宗伯則祀春禴夏嘗秋蒸冬則有時

祭之禮周禮大宗伯祭法則五廟皆月祭而二祧止

享嘗有月祭之禮記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

皆月祭之遠廟為祧蓋先王制禮不過適中過乎禮

者失之瀆不及乎禮者失之簡此月祭時祭誠至當

之論而曰日祭者非也至漢日祭於廟時祭於便殿

漢郊祀志其有弗於古禮也甚矣論禘祫之義者或

曰祫大於禘鄭康成或曰禘大於祫王肅或曰一祭

二名賈逵此諸儒之說異同也然祫則合食而已毀

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非惟天子有祫而諸

侯皆得有祫禘則禘其祖之所自出如虞夏禘黃帝

商周禘嚳惟天子有禘而諸侯不得有禘見後注此

禘尊祫卑誠萬世常行之典而曰祫大於禘一祭二

名者皆非也至魯為諸侯禘于禘室故孔子謂魯之

郊禘非禮也其有叛於四代之典已無據矣左傳春

秋又禮記大抵後世無定禮參之聖人則有定禮諸

儒無定說質之聖經則有定說用聖人之定禮合聖

經之定說其惟國朝乎享廟之制未定也至建隆間

集議宗廟因唐人四親之說定成周七廟之制是制

也蓋從張昭之請而行之建隆元年正月有司請立

書張昭等奏議曰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三穆與其始祖也有商改立六廟昭穆之外祖契與湯也

無聞故明帝上事高祖之父處士以下五世而已劉氏出於劉累而漢不禘堯曹氏出於陸終之子安而魏又禘漢以譜謀不明故也恭惟藝祖連漢唐故事祭四親廟惟信祖而上所自出者譜失其真有因仍舊說二年一禘五年一禘禘與禘皆合羣廟之主綴食於始祖禘禘之名不同而禮實無異其為說外莫甚焉臣等推本先王立禘之意以為國家世系所傳與虞夏商周不同既求其祖之所自出而不得則禘禮當闕之必推見祖系所自是說也蓋得元絳之出乃可以行惟聖神詳擇從之

言矣然則論帝王之制當求之祖宗定諸儒之議當考之先正庶無遺議矣抑有聞焉祭祀之職不獨在於我將我享之時而在於朝夕脩省之際不特見於犧牲牢醴之末而見於誠心實德之行親享四室不登黃道此太祖之敬也有會安乾德元年親享四室昭告祖考不行中道此真宗之誠也曰朕以親祀后祗

祖宗以誠為先

昭告祖考頃者入廟則步武出門屬以時方未暇改更宜避中道以不行奉至神而如在恭謁廟曰朕於東西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於制度禮文之外而求祖宗之盛心云

一釋奠

過魯一祀足以興漢漢紀高祖過魯國學廟貌有光於唐意東魯聖人吾道宗主功用在人萬古不泯其可不嚴報本之禮乎唐禮樂志武德二年始詔國子奠愚嘗深考古今之禮切以為所當先者有三曰天地曰祖宗而學校之先師與焉所當備者亦有三曰郊祀曰禘享而學校之釋奠與焉夫生而為人業而為士戴天履地靈於萬物而不至於斷喪磨滅者伊

子報所以

漢唐崇夫子廟

誰之力歟發而為言著而為經仁義禮樂傳諸萬世

而不墜者又誰之力歟造端立極出於此理者天地

也垂法立則以維持乎此理者聖人也發其用闡其

義淑諸將來者師之教也故報於天地而郊祀之祀

舉焉報於祖宗而禘享之禮舉焉報於先師而釋奠

之禮舉焉然河汾王通氏曰夫子之道不啻天地也

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文中嗚呼罔極之恩雖殫天

下之物何足以報之特拳拳誠意不能自己姑寓於

制度文物之間耳夫自漢高帝行太牢之祠也元始

有追謚之褒有奉祀之典元始五年六月丙午封孔子

諸弟之祀東漢桓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自唐高

祖有廟貌之設也正觀有釋奠之禮配享之儀唐禮

正觀一年左僕射房元齡博士朱子奢建言周公尼

父俱聖人然釋奠於學以夫子也大業以前皆孔子

為先聖顏回為先師乃罷周公乃升孔子為先聖以

類回配四年詔州縣學皆作孔子廟十一年詔尊孔

子為宣父作廟於兖州十四年太宗親釋奠於國子

學二十一年詔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公梁赤伏勝

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逵杜子春馬

融盧植鄭康成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二十

二人皆以配享而尼開元有國學南面之位有羣弟

封爵之榮開元二十七年詔夫子既稱先聖可謚曰

公南面而夫子坐西牖下正觀初廢周公祭而夫子

位未改至是二京國子監天下州縣夫子始皆南面

以顏淵配贈諸弟子爵公侯子淵充公子篤費侯伯

牛鄆侯仲弓薛侯子有徐侯子淵衛侯宰我齊侯子

貢黎侯子游吳侯子夏魏侯然祀禮行於漢而釋奠

又贈曾參以游六十七人

我朝
尊堯
師

未講也釋奠講於唐而儀文未稱也至于我朝其文

愈侈其儀愈隆天下始知祀事之重與天地祖宗等

意盛矣哉是故以顏淵為亞聖優之以公爵舊制也

國朝則優進孟子而同列於南面配食之位唐禮樂志

淵公為以四科之賢列為十哲而顏子居其首舊制也

國朝則復進顏淵於配享而十哲坐於東西面之

列見上以左丘明而下二十二人圖繪於壁者舊制

也國朝則以韓昌黎名賢皆列於從祀之外唐禮志

開元七年司業李權奏先聖廟為十哲像以先師顏

子配則配像當坐今乃班侍餘弟子列像廟堂不豫

享而范甯等皆從禮諸釋以十哲於上而圖七十二

子於壁曾參以孝受經於夫子請享之如二十一賢

乃詔十哲為坐像悉豫祀曾參特為之像我朝聖賢

坐亞之圖七十二子及三十二賢於廟壁

之教彬然於家傳口誦之間詩書之澤藹然於耳

目染之餘吾道輝煌日月乎光正學傳授源派益衍

者皆祖宗尊師之功也然究其儀物觀其制度又不

無深意焉其日用丁以文明之盛也其時用仲以四

時之正也雲山之象竒耦之數寓於樽壘籩豆之器

以吾道與天地陰陽為一體也奠幣而後獻爵先誠

而後物也再獻而後旅爵先尊而後卑也奠爵所以

致其厚故合樂以興舞蓋菜所以致其薄故興樂而
樂酒以元所以致其虔幣以白所以尚其質夫子
道猶元氣然周流兩間成小成大所以答其賜者
宜其備也噫世更五季聖道湮鬱久矣文物光華

論釋
儀物
度

耳目豈止魯祠廟貌之敬哉雖然累朝之報本

厚矣然亦沮宗開國貽謀之善也我太祖之贊文

曰尼父挺生河海標異祖述堯舜有德無位太祖

王贊曰王澤下衰文武將墜尼父挺生河海標我

太祖之贊文宣曰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威儀海

宇于崇此太宗作文宣王贊維時載雍載此武功肅昭威儀海宇崇其為吾道計

至也聖子神孫安得不發揮斯道乎噫荆舒何人

亦侑夫子不有龜山孰尊我師然則公議在入其不

可揜也如此夫編年崇寧三年置辟雍於京師以王

又言行錄曰安石傳紹聖初配享文宣王廟庭坐頗孟下

趙鼎言罷祀建炎中開初開楊時信宗廟崇寧三



